

## 論莎士比亞早期戲劇中的倫敦方言\*

彭建華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摘要：**歷史上的語言接觸必然會產生語言的滲透，每一種語言都必然是混合的語言（Pidginsprache）。盎格魯—撒克遜語與凱爾特語、拉丁語、斯堪的納維亞語、丹麥語接觸，形成了古英語的多種方言。諾曼第征服之後，盎格魯—撒克遜語被視為次要的、粗俗的大眾語言，與法語等接觸、融合，形成了中古英語的多種方言。莎士比亞的職業演劇生涯一直在倫敦，他對倫敦的中下階層語言較為熟悉，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確立英語是英格蘭唯一民族語言，繼承中部地區方言之英語傳統，接受中古英語、現代北部地區方言等各種語言成分，得出混合的語言特徵。倫敦方言主要指倫敦市民的日常語言，倫敦方言隨著倫敦城的發展經歷漫長的演變過程，在早期現代英語時期，倫敦方言與標準英語、文學英語有著較為複雜關係，莎士比亞早期戲劇中倫敦方言（地名、俚語、新詞等）再現一種獨特的語言特徵。

**關鍵詞：**語言接觸、盎格魯—撒克遜語、倫敦方言、標準英語、文學英語、混合語言

---

\* 收稿日期：2022 年 5 月 22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0 月 16 日。資金資助/項目名稱：中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課題「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研究」（18BWW082）。

## London and Cockney in Shakespeare's Plays

Peng, Jian Hua

(Associate Professor,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bstract:** Language contacts in histor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language penetration. Every language must be a Pidginsprache. The contacts of Anglo-Saxon with Celtic, Latin, Scandinavian, and Danish form many dialects of Old English.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Anglo-Saxon was regarded as a secondary and vulgar mass language. It contacted and merged with French and other languages to form a variety of dialects of Middle English. Shakespeare's career as a professional dramatist had always been in London. He was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in London. In Shakespeare's plays, English was established as the only national language in England, which inherited the English tradition of the central dialect, accepted various language elements such as medieval English and modern northern dialect,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Pidginsprache. London dialect refers to the daily language of London citize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London dialect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evolu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period, London dialect has a more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standard English and literary English. London dialect (place names, slang, neologisms, etc.) in Shakespeare's plays represents a unique language feature.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s; Anglo-Saxon dialects; Cockney; London dialect; Standard English; Literary English; Pidginsprache

## 一、引言

倫敦位於英格蘭東南部，即英格蘭東中部地區（East Midlands），它是一個持續變化的城市，從羅馬入侵之前的布列頓人（Britons）開始在泰晤士河北岸創建小鎮，到十七世紀初期，倫敦城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時期。女王伊莉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 r. 1558-1603）時期，倫敦由泰晤士河北岸東區老倫敦城（the City of London）和西區威斯特敏斯特（The City of Westminster）以及南岸坊市區（Southwark）三區構成。莎士比亞《亨利六世》（第二部）（*Henry VI, Part 2*, IV, iv, 26）寫到南岸區和倫敦橋“*Oh flie my Lord, the Rebels are entered/ Southwarke, and haue almost wonne the Bridge*”。倫敦方言一直是倫敦居民日常使用的語言，從（一）莎士比亞與倫敦、（二）倫敦城的發展歷程、（三）倫敦方言的演變、（四）倫敦方言與標準英語、文學英語來探討、（五）莎士比亞早期戲劇中的倫敦方言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亞時期的語言特徵。

概略地談談莎士比亞與倫敦是有益的。除了莎士比亞家族早期在倫敦所從事的羊毛、羊皮等商業貿易活動，1594-1612 年莎士比亞在倫敦從事戲劇表演活動。在他的大部分婚後生活中，他居住在倫敦，而他的妻子安妮和孩子們卻留在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亞所在的「宮內大臣劇團」（Lord Chamberlain's Men）長期活躍在南岸坊市區，並在玫瑰劇場（The Rose Theatre）、大劇場（The Theatre）、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等演出。1595 年 3 月 15 日帳單表明，莎士比亞與坎普（William Kempe）、布貝吉（Richard Burbage）等已是宮內大臣巡迴劇團的演員與合夥人，主要在南岸坊市區的劇院演出。1597 年莎士比亞在斯特拉福特買下「新地」（New Place）大莊園。一份官方特許檔表明，1603 年 5 月 19 日莎士比亞劇團可能改名為「國王劇團」（King's Men）。1604 年前後，莎士比亞移居住到老倫敦城的聖保羅大教堂附近的老城牆西北角的銀器匠街一大房子裏，它原是法國胡格諾教派（Huguenot）頭飾工匠克里斯托弗·蒙喬伊（Christopher Mountjo）的店鋪；國王劇團開始在東區老倫敦城西北的黑修士劇場演出，《亨利八世》（*Henry VIII*, II, ii, 137-138）寫到黑修士修道院“*The most conuenient place, that I can thinke of/ For such receipt of Learning, is Black-Fryers.*”

倫敦並不是莎士比亞永久性定居的地點，他經常返回斯特拉福特鎮，而且宮內大臣巡迴劇團也去英格蘭各地巡迴演出。保羅·埃德蒙森（Paul Edmondson）、斯坦

利·威爾斯 (Stanley Wells) 《莎士比亞的圈子——另一種傳記》 (*The Shakespeare Circle: An Alternative Biography*) 指出，莎士比亞與出版商理查·菲爾德 (Richard Field) 在斯特拉福特鎮是近鄰，後者從 1579 年開始前往倫敦向法國胡格諾教派印刷商托馬斯·沃特羅利耶 (Thomas Vautrollier) 學習活字印刷；莎士比亞來到倫敦後，通過菲爾德熟悉了書商日常活動與印刷行業；此後，菲爾德印刷了第一批莎士比亞的早期劇作。<sup>1</sup> 洛伊絲·波特 (Lois Potter) 《莎士比亞傳》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指出，早在 1572 年莎士比亞的父親可能在倫敦西區威斯特敏斯特有羊毛商貿活動，1570 年代斯特拉福特商會在倫敦有數家商業旅館，而且這些商人可能與南岸區的劇場有關聯。<sup>2</sup> 塞繆爾·格林布拉特 (Samuel Schoenbaum) 《俗世威爾：莎士比亞傳記書寫》 (*Shakespeare's Lives New Edition*) 指出，可能在 1596 年夏天，市政府獲得了暫時關閉倫敦所有劇院的命令，莎士比亞劇團的一些成員便去了外省巡迴演出，在肯特郡伐沃沙姆鎮 (Faversham) 和別的地方表演；莎士比亞可能同他的劇團一起在外省巡演。<sup>3</sup> 從多種莎士比亞傳記來看，他一生的活動地域主要是在中部地區，即從沃裏克郡、格洛斯特郡、牛津、溫莎、倫敦、劍橋，到肯特郡的坎特伯雷；劍橋、倫敦流行東中部方言的口音 (East Midland English)。<sup>4</sup>

### (一)、倫敦方言的演變

語言是人類交往行為的基本形式，一種方言總是當地居民所接受並向後傳承的口頭語言或者書寫語言，不同地域的居民維持了一種較為穩定的地域方言。在倫敦發展史上出現較為頻繁的不同語言群體的遷移，加之一些顯著的語言接觸，外來群體的方言部分被接納到本地人群的主流方言中，倫敦的方言也因為其居民也在持續變化。

倫敦最初是布列頓人在泰晤士河北岸建立的小城鎮，同時也是一個交通十分便利的重要港口。從羅馬人征服以來，倫敦就是一座水陸交通便利的商業貿易城市，

<sup>1</sup> Paul Edmondson, Stanley Wells, *The Shakespeare Circle: An Alternative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1-173.

<sup>2</sup> Lois Potter,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51-53.

<sup>3</sup> Stephen Greenblatt,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2014), 289.

<sup>4</sup> Samuel Schoenbaum, *Shakespeare's Lives Ne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19.

海外交通方面，與英吉利東岸、北海沿岸和萊茵河、塞納河地區有經常性的商貿往來，它也是一座移民城市。比得（Bede, c. 673-735）《英格蘭人民教會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寫道：「倫敦是一個從陸上和海上連接各國的貿易中心。」<sup>5</sup>

### 1. 倫敦城的文獻記載

中世紀的一個傳說宣稱，西元前一世紀中期倫敦城最初名為 Trinovantum（Troynovant, New Troy）。然而，在古羅馬的拉丁語文獻中，例如凱撒《評論集》和塔西佗《歷史》等幾乎沒有記載倫敦。<sup>6</sup> 紐尼烏斯（Nennius）《不列顛歷史》（*History of The Britons*）寫道「不列顛的原初居民由四種不同部族構成：蘇格蘭人、皮克特人、薩克森人和古老的不列頓人。西元前 47 年凱撒的軍隊在城鎮 Trinovantum 打敗了不列頓人，羅馬人一直統治了倫敦城。」<sup>7</sup> 蒙茅斯的傑弗瑞（Geoffrey of Monmouth,）《不列顛諸王紀》（*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寫道「Kaer-Lundein 得名於西元前一世紀的不列顛國王盧得（Lud），他重建城鎮 Trinovantum，命名為 Kaer-lud。其後的時代，隨著語言的演變，它便得名為倫敦（London）。再後來，當外族入侵者登陸並征服這個國家，它就被叫作 Lundres。」<sup>8</sup> 莎士比亞《辛柏林》（*Cymbeline*, III, i, 33-34）重述國王盧得建城的故事“Made Luds-Towne with reioycing-Fires bright,/ And Britaines strut with Courage.” 珀利多爾·維吉爾（Polydore Vergil's）《英格蘭史》（*English History From an Early Translation*）部分沿用了傑弗瑞關於倫敦的歷史記載，「關於這一城市，在古代記載中我主要閱讀了塔西佗的歷史，他稱之為倫蒂尼恩（Londinium）。在他的記敘中，在過去時代，它還不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他這樣寫道：『倫敦作為一個城鎮，並不是因為其凱爾特名字，或者作為人口聚居地而聞名，而是因為商人的往來和眾修道院而聞名。』」<sup>9</sup> 約翰·斯托（John Stow）之《倫敦廣記》（*Survey of London*）寫到不列頓人在泰晤士河岸上建造最早的城鎮（Troynovant,

<sup>5</sup> Bede, Bede Venerabi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The Greater Chronicle; Letter to Egb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4.

<sup>6</sup> C. Moberl ed., *The Commentaries of C. Julius Caesar: The Civil War*, (London: Nabu Press, 2009).

<sup>7</sup> Nennius, *History of The Britons* (Historia Brittonum), trans. by J. A. Giles, (London: John and Arthur Arch, 1819), 4, 12.

<sup>8</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Lewis Thorpe,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London: Penguin, 1969), 86.

<sup>9</sup> Henry Ellis ed.,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From an Early Translation; Preserved Among the Mss of the Old Royal Library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1, (London: John Bowyer Nichols, 1846), 47-48.

or Trenovant)，居住在這個城鎮的族群是 Trynobants。爾後，不列顛國王盧得（Lud）重建了這一城市並加強了城鎮的防護設施，更名為 Caire-Lud。羅馬人入侵時，他們自主決定屈服於凱撒。<sup>10</sup> 約翰·李蓋特（John Lydgate）《分裂的毒蛇》（*The Serpent of Division*）指出「在這次征服行動及其著名的戰勝之後，凱撒下令在這片土地上建造許多堡壘和城市，即有了多弗城堡、坎特伯雷、羅切斯特、倫敦塔，和凱撒伯裏的堡壘與城鎮，它以凱撒的名字命名，現在叫薩利斯伯裏（Salisbury）。」<sup>11</sup> 理查·格拉夫頓（Richard Grafton）《大紀年史》（*Chronicle*）寫道「李蓋特在他的書《分裂的毒蛇》中寫到凱撒在這片土地上建造許多堡壘與城市以便永久記住他的名字，即距多弗（Dover）不遠的堡壘，坎特伯雷（Canterbury）和羅切斯特（Rochester）堡壘，以及倫敦塔最古老的那部分。」<sup>12</sup> 關於《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已經有很多論述，虛構的傳統敘述顯然植根於當代的社會文化中，它可以滿足社會變革時期的文化需求和社會價值取向。紐尼烏斯《不列顛歷史》認為，不列顛王國的創立者是特洛伊英雄（Brutus of Troy），而盧得（Lud）重建倫敦城的傳說同樣是「發明的傳統」。<sup>13</sup>

## 2. 倫敦居民與倫敦方言

倫敦方言作為一種人們日常使用的活生生的言語，總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演變。從西元前一世紀到十七世紀初，不列顛先後經歷了數次大規模的語言接觸。凱爾特語是不列顛最初居民的通行語言，羅馬征服和最初的羅馬式城鎮帶來了拉丁語與凱爾特語的接觸。盎格魯—撒克遜征服帶來了新的語言接觸。英語起源於五世紀日耳曼（盎格魯—薩克遜）定居者帶到不列顛的方言，其最初的銘文採用斯堪的納維亞的如尼字母（Anglo-Frisian Runes, Anglo-Saxon futhorc/fuþorc）。六世紀末基督教傳教士再次來到英格蘭，七世紀盎格魯—撒克遜文字開始拉丁化，導致了一種基於拉丁字母的書寫形式的發展，盎格魯—撒克遜語和凱爾特語、拉丁語的融合是平緩而漫

<sup>10</sup> John Stow, *Survey of London Contayning the Originall, Antiquity, Increase, Moderne Estate, and Description or That, Citie,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1-2.

<sup>11</sup> John Lydgate, *The Serpent of Divis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51.

<sup>12</sup> Richard Grafton, *Chronicle, or History of England To Which Is Added His Table of the Bailiffs, Sheriffs, and Mayors, of the City of London, From the Year 1189, to 1558, Inclusive* Vol. 1, (London: J. Johnson, 1809), 52.

<sup>13</sup>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

長的。

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方言往往因為各部族的勢力消長而存廢，各部族所建立的封建王國興亡往往決定了該部族語言的命運。盛極一時的麥西亞文學隨著麥西亞王國的滅亡而黯然消失，諾森布裏亞和西薩克遜也是如此。肯特方言是朱特人的語言，與薩克遜語言有差別。倫敦城先後處於肯特、麥西亞、東盎格魯、東薩克遜王國、西薩克遜的統治之下，因而倫敦方言融合了東麥西亞方言（East Mercian）、肯特方言（Kentish）、東盎格魯（East Anglian）、東薩克遜方言（即伊塞克斯方言）和西薩克遜方言（即威塞克斯方言）。從八世紀末開始，維京人入侵以及丹麥征服，使得斯堪的納維亞語言、丹麥語在不列顛再次發生較深刻的語言接觸。受到丹麥語影響的麥西亞方言通行於東中部地區。九世紀末，在阿爾弗雷德的領導下，西薩克遜頑強抵抗了維京人向南部地區的擴展，西薩克遜方言成為中部地區與南部地區的通行語，阿爾弗雷德大力推廣了後者。同時，西薩克遜語與斯堪的納維亞語的聯繫仍然存在，並且在 1016-1042 年間變得尤為重要，當時英格蘭先後擁有了 3 位丹麥國王。無論如何丹麥語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例如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裏就包含 60 多個斯堪的納維亞詞語。

1066-1485 年，西薩克遜方言已成為英格蘭中部地區、南部地區的標準英語方言，1067 年〈威廉一世赦令〉（*the William Charter*）便是用西薩克遜方言書寫的。諾曼第征服、安茹王朝的統治改變了英格蘭的語言使用環境，法語、拉丁語和英語三者並行共存，英格蘭表現出明顯的多語現象（multilingualism）；與教會拉丁語一樣，法語（OF）成為不列顛的官方的、高級雅致的語言，而盎格魯—撒克遜則淪為民間的語言，被看作是粗俗的大眾語言。拉丁語並不局限於宗教領域的使用，它還被廣泛使用於世俗的官方記錄和各種正式書寫，例如法令與稅收等宗卷紀錄（*Lay Subsidy Rolls*）。法語、拉丁語二者的綜合影響極大地改變了英語的原本特性，辭彙方面的影響最為明顯，別的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之〈總序〉溫和地嘲諷學習過法語的斯特拉福特女修道院副院長“*And Frenssh she spak ful faire and fetisly, After the scole of Stratford atte Bowe, For Frenssh of Parys was to hire unknowe.*” 莎士比亞《亨利四世》（*Henry IV, Part 1&2*）、《亨利五世》（*Henry V*）、《溫莎的風流娘兒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亨利六世》（*Henry IV, Part 1, 2 & 3*）等都再現了法語在英格蘭歷史上作為通用語的多語種環境，尤其是《亨利五世》較多使用了中古法語。

十四世紀中期，英格蘭的語言使用環境再次發生了新的變化，法語和拉丁語的日常使用持續減少。1337-1453 年間，英格蘭詩人和編年史家努力提出一種以英語為基礎的英格蘭觀念和英國性，以加強其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直到英法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結束，英語才成為英格蘭的民族語言，並基於英格蘭的東中部方言走上標準化的道路。另一方面，1348 年 6 月，黑死病（the Black Death）通過多塞特郡的梅爾科姆—裏吉斯港（Melcombe Regis）傳入英格蘭，流行於各個城鎮。1348-1350 年英格蘭 400 萬人中的 150 萬人死於這場瘟疫，在根本上改變了英格蘭社會的語言使用環境。到十四世紀末，英格蘭又爆發了六次黑死病。倖存者多是中下階層的農民，他們普遍使用英語方言。從 1350 年開始，英語被用於當地學校。1362 年，英語被允許用作王家法院的大法官法庭（the King's Office of Chancery）之常用語言；此後，王家法院向英格蘭發送用英語書寫的官方檔。1422 年倫敦釀酒商行會的內部記錄已用英文書寫。費歇（John H. Fisher.）《標準化英語的出現》（*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 English*）認為，中古英語發端於亨利五世（Henry V, 1386-1422）時期，法庭記錄人員、（教會）學者和作家促進了它的發展。<sup>14</sup> 在十五世紀，大法庭英語（Chancery English）開始被倫敦以外的作家採用，但是它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標準英語。<sup>15</sup>

倫敦作為都城，與北部地區、南部地區、東南地區之間的交通／交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增強。八世紀倫敦成為東薩克森（埃塞克斯）王國的都城，但這只持續很短的時期。自諾曼第征服以來，英格蘭確立了多語言社會文化。威廉一世時期建立了倫敦塔，倫敦再次成為在英格蘭王國的第一大城市，而後逐漸成為英格蘭王國的都城。十五世紀初，倫敦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獲得了其他地區的推崇，因此倫敦方言贏得了全國通行語言的有利地位，但倫敦方言還不是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 SE）。

## 二、倫敦方言與標準英語、文學英語

單語化社會取代多語種文化是英語發展史上極其重大的轉變。英語方言、標準

<sup>14</sup> John H. Fisher, *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 English*,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10-11.

<sup>15</sup> Manfred Görlach, *Introduction to Early Moder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0.



英語、文學英語、早期現代英語是不同層面的語言現象。倫敦方言是一種由於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Sprachkontakt) 而形成的混合了多樣性的地區語言。語言接觸 (包括方言接觸) 往往會產生一些語言混合的現象。大衛·克里斯托 (David Crystal) 《英語簡史》 (*The Stories of English*) 指出, 中古英語可以稱為「方言時期」, 不僅有更多的英語文獻, 而且已經證明可以在地理上確定其中的許多文獻, 因而可以識別出真正的方言特徵。<sup>16</sup> 中古英語時期, 中部地區語言 (Midland language) 決定了早期現代英語的基本特性, 現代英語與西薩克森方言的關係是明顯且重要的。

中古時期的語文文獻表明, 書面英語的標準形式的發展跨越 1300-1800 年, 而且主要發生在 1400-1660 年, 其間英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倫敦中古英語的最早文本表明它是一種「混合方言」, 倫敦抄寫員書寫了多種方言形式。

隨著多語言文化在英格蘭王國的衰落, 直到十四世紀晚期 (1485-1500 年), 倫敦方言作為單語化的地方英語, 迅速成為了東中部地區方言中主導性的標準方言。勞拉·萊特 (Laura Wright) 《對先前的英語標準化敘述的批判性審視》 (*The Multilingual Origins of Standard English*) 寫道: 「從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下半葉, 大多數寫作是用中古拉丁語、盎格魯—諾曼法語和混合語言 (我指的是用在帳冊、財物清單、日記簿和證詞裏的古拉丁語 / 盎格魯—諾曼語 / 中古英語的代碼轉換系統)。1375-1440 年, 大多數寫作是在中古拉丁語、盎格魯—諾曼語、中古英語和混合語言之間切換。1440-1500 年, 大多數寫作是在中古拉丁語、中古英語和混合語言之間轉換 (即較少使用盎格魯—諾曼語)。從 1500 年開始, 大多數寫作都是用新拉丁語和早期現代英語 (從混合語言系統和中古拉丁語轉向單一語言)。從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末, 倫敦文獻庫顯示, 中古拉丁語、盎格魯—諾曼語、中古英語和混合語言 4 種語言系統的使用全都是規範的。單語現象在這個世紀卻是個例外。代碼轉換發生在單詞、短語、從句、段落中; 從段落到段落; 從文本到文本; 在文本正文、頁邊空白、標題、索引和注釋之間; 並且伴隨著不同傳統的不同文本類型。代碼轉換的特徵像是一種運動: 即從中古拉丁語、盎格魯—諾曼語和混合語言, 到一個劇烈反復轉換的過渡時期, 再到單語化的英語和新拉丁語的最後結局。直到十六世紀, 單語化的英語作為一種用於種種目標的書面語規範才確定下來, 且超越此時依然存在的地域性的語言變體。」<sup>17</sup> 亨利·海清斯 (Henry Hitchings) 《語言戰爭》

<sup>16</sup> David Crystal, *The Stories of English*,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4), 45.

<sup>17</sup> Laura Wright ed., *The Multilingual Origins of Standard English*,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20),

(*The Language Wars: A History of Proper English*) 認為，英語是一個語言的戰場。從諾曼征服到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時期，英語的地位和品質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才對英語的潛力有了狹隘的認識。自莎士比亞時代以來，關於正確用法的爭論一直很激烈，而且一直都是關於價值觀的競爭——道德、政治和階級。<sup>18</sup>

### (一)、標準英語與標準化

人們對語言標準持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雷蒙·海克 (Raymond Hickey) 《早期文本的語言演化》(*Varieties of English in Writing: The Written Word as Linguistic Evidence*) 認為，語言標準是社會性包容或排斥的工具；直到十九世紀初，標準被定義為一種排除英語地域性 (東南地區方言) 基礎的語音形式。<sup>19</sup> 一般的，標準英語起源於中古時期的多語言環境，指一種經過很多年人工構建的英語語言變體，即詩人、史書作者和語言學者用大量規範性文本來促進某一特定的、被認可的語言變體並使之合法化。<sup>20</sup> 路易·菲利葉 (Linda Pillière) 等著的《英語的規範與邊緣》(*Standardising English: Norms and Margi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認為，語言使用者和語言規範與標準之間的關係是語言問題的核心：語言規範、語言標準遠非一種制度化現象，規範化與標準化往往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標準化和規範之間的關係不是「既定的」；語言使用者並非僅是「服從」標準／規範，他們對標準／規範採取不同的態度，接受並執行語言規範，同時這也會影響規範本身。民族主義、集體認同、政治意識形態有時會影響語言規範。<sup>21</sup> 傑姆斯·米爾羅伊 (James Milroy)、樂思麗·米爾羅伊 (Lesley Milroy) 《語言上的權威》(*Authority in Language: Investigating Standard English*) 認為，「嚴格來說，標準化不能容忍變易性 (variability)。……最好將標準化 (Standardisation) 稱為一個歷史性的過程，那些語

30.

<sup>18</sup> Henry Hitchings, *The Language Wars: A History of Proper Englis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29.

<sup>19</sup> Raymond Hickey ed., *Varieties of English in Writing: The Written Word as Linguistic Evide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3.

<sup>20</sup> Einar Ingvald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55.

<sup>21</sup> Linda Pillière, Wilfrid Andrieu, Valérie Kerfelec, Diana Lewis, *Standardising English: Norms and Margi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4.

言在此過程中或多或少一直所發生所經歷。標準化最初受到各種社會、政治和商業需求而促發，並以各種方式推動，包括使用相對容易標準化的書寫系統；但從未實現口語的絕對標準化（唯一完全標準化的語言是死語言）。因此，將標準化更抽象地描述為一種意識形態，將標準語言描述為一種理念而非現實，即一組抽象的規範，語言的實際使用能或多或少地符合這些規範。」<sup>22</sup> 約瑟夫（John Earl Joseph）《雄辯與力量》（*Eloquence and Power*）則認為，語言的地方性規範所導致的結果是「語言標準」，而且語言標準是一種提喻性的方言，在此情況下，語言的某個規範或部分將代表「整體」。<sup>23</sup> 凱特·布里奇（Kate Burridge）《詞語花園中的野草》（*Weeds in the Garden of Words*）認為，考察英語的演變，很難在任何時間點確定其語法、拼寫、標點符號或發音並一勞永逸地宣佈是否偏離「標準」的錯誤。「人們甚至稱某種被賦予特權的語言變體為『標準語言』，而不是『標準方言』。由於方言被認為是一種語言的不合標準的變體（語言變體並不完全符合標準），『標準方言』標籤則似乎是一種自相矛盾。」<sup>24</sup>

## （二）、倫敦英語的標準化與規範化

杰瑞米·史密斯（Jeremy Smith）《英語的歷史研究》（*An Historical Study of English*）認為，十六世紀開始出現將受過教育的倫敦上流階層和南部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模式。

「它（活字印刷）的發明與更大範圍的獨特閱讀大眾的成長有關，特別是在倫敦和其他繁榮的南部和東部，有文化、向上流動的城市中產階級。」<sup>25</sup> 標準英語的發展是來自眾多文本類型的經典語文的累積結果，始於愛德華三世時期宮廷與法院官方書寫人員所採用中部地區方言的文獻，英語編年史和詩歌，英語的標準化將持續到 1800 年之後。二十世紀早期語言學者埃勒特埃·克沃爾（Eilert Ekwall），洛倫茲·莫爾斯巴赫（Lorenz Morsbach）與威廉·豪瑟（Wilhelm Heuser）等認為標準英

---

<sup>22</sup> James Milroy, Lesley Milroy, *Authority in Language: Investigating Standard English*, 3r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9.

<sup>23</sup> John Earl Joseph, *Eloquence and Power: The Rise of Language Standards and Standard Language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31.

<sup>24</sup> Kate Burridge, *Weeds in the Garden of Words: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Tangled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sup>25</sup> Jeremy Smith, *An Historical Study of English: Function, Form and Chan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92.

語是從東中部地區方言發展而來的。至今，這已經成為英語史學界的主流觀點。與米高·塞繆爾斯 (Michael Samuels) 和克里斯托觀點近似，芭芭拉·斯特朗 (Barbara M. H. Strang) 《英語史》 (*A History of English*) 認為，中古英語時期，標準英語 (SE) 是從中部地區的中部方言的口語和寫作演變而來的，由王家法院的大法官法庭書記人員的用法演變而來。<sup>26</sup>

十五世紀初以來，中部地區語言的東部方言 (East Midland dialect)，特別是東南部 (即原中薩克森 Middle Saxons) 的倫敦方言，逐漸變成標準英語方言，至少在拼寫上是如此的。倫敦方言 (dialect of London) 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表現出明顯的中部地區語言的特質，同時它也積極吸納了北部地區語言和南方地區語言。單語化環境促使倫敦英語迅速建立其規範／標準，倫敦方言的標準化進程加劇了各種方言 (如格魯斯特郡的方言) 的發音方式與拼寫方式的分離趨勢。

倫敦英語的標準化有較為複雜的原因。大量移民對倫敦語言的改變發揮了明顯的作用，包括北方移民、中部地區 (Midlands) 的東部移民和中部移民。德里克·基恩 (Derek Keene) 《1100-1700 年倫敦，大都市的價值：移民、移動性與文化規範》 (*Metropolitan values: migration, mobility and cultural norms, London 1100-1700*) 認為，倫敦擁有英格蘭最龐大的城市人口，其中包括大量往來的移民，它與別的城市和地區在經濟、社會文化上的相互作用，多種語言的並存兼用，語言自身的演化等促使了英語標準化。「倫敦作為英格蘭城市，極多來自本地和海外的語言和語言類型在這裏使用和混合。眾所周知，在這種語言混合中出現了一種或多種類型的倫敦英語，它們構成了將來融入標準英語的一部分；其間的過程尚不清楚。一些權威學者認為，移民來到這片土地上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理模式具有特殊意義。別的學者則特別強調了商業或市民精英階層的影響，或者倫敦作為國家治理和司法的權威地位，尤其是在政府官方記錄的文本中表現出來的權威性。然而，倫敦在英語標準化方面的作用肯定比這更複雜。」<sup>27</sup>

十五世紀晚期，英格蘭逐漸走向單語化社會，促進了倫敦英語發生極大的語言轉型。早期現代英語並不同於標準英語，英語標準化則貫穿整個早期現代英語時期。布錯爾茲 (Robert O. Bucholz)、牛頓·凱 (Newton Key.) 認為早期現代英語始

<sup>26</sup> Barbara M. H. Strang, *A History of English*,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0), 162-163.

<sup>27</sup> Laura Wright ed.,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 English, 1300-1800: Theories, Descriptions, Confli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4.

於都鐸王朝的建立。<sup>28</sup> 早期現代英語的起始時間大致為 1476 年，1485 年，1500 年，其終結時間為 1700 年與 1713 年；凱斯·約翰森（Keith Johnson）認為早期現代英語始於都鐸王朝的建立，跨越英格蘭文藝復興時期。<sup>29</sup>

### （三）、倫敦方言與文學語言

一般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上層所使用的倫敦方言將會成為文學語言，或者說在意大利和法國文藝復興的影響下，接受古典文化復興教育的社會上層所使用的倫敦方言取得了雅語地位。丹尼斯·弗瑞伯恩（Dennis Freeborn）《從古英語到標準英語》（*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指出十四世紀後期倫敦方言被用作文學語言，最終出現在喬叟的作品中，表明它正加速成為優雅語言和標準語言。<sup>30</sup> 羅傑·拉斯（Roger Lass）認為「至少在十五世紀後期，沒有任何一種特殊的英語變體比其他變體的聲望更高，以至於它可以作為『英語』的普遍範例。……書面英語（當然這是我們所有的記錄，儘管口語變體肯定也是如此）通常是來自特定地區使用者的英語。中古英語時期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用清晰可辨的地域變體來書寫的，從北部地區（*Cursor Mundi*）和北中部地區（*the Gawain poet*）到西南中部地區（*Piers Plowman*）、肯特（*The Ayenbite of Inwit*）和倫敦（*Chaucer*）。」<sup>31</sup> 《農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的詩作者朗格蘭（William Langland）在中年時期從馬爾文來到了倫敦，這首長詩也包含少量倫敦語言。大衛·伯恩利（David Burnley）認為，喬叟的語言是十四世紀後期在倫敦使用的一種中古英語，是倫敦語言的規範化變體。他接受了一些拉丁語、法語和義大利語等外來詞，即是多語言語境下的倫敦英語，也是一種受過良好教育的市民階層所使用的文學語言。與普通民眾的倫敦土語 Cockney 不同，喬叟的英語已成為現代標準英語的基礎。<sup>32</sup> 約翰·哈特（John Hart）《正字法》，（*Orthographie*, 1569）認為，宮廷和倫敦英語是最好的語言；教育良好

<sup>28</sup> Robert O. Bucholz, Newton Key, *Early Modern England 1485-1714: A Narrative Histo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4), 1.

<sup>29</sup> Keith Johnson, *The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An Activity-based Introduction to Early,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72.

<sup>30</sup> Dennis Freeborn,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A Course Book in Language Variations Across Ti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98-99.

<sup>31</sup> Roger La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476-1776*,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190.

<sup>32</sup> David Burnley, *The Language of Chauc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3), 117.

的倫敦英語是「合於理性的英格蘭人的語言，人們將會盡其所能使用這一語言來表達自己。」<sup>33</sup>

十五世紀末，斯圖亞特王朝的建立結束「混合式」中古英語，活字印刷術在倫敦、肯特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威廉·凱克斯頓（William Caxton）在倫敦的威斯特敏斯特市區翻譯和印刷宗教、文學、人文類書籍，他在從法語轉譯的維吉爾《埃涅阿斯紀》（*Aeneis*）英譯本序言中表明，這些促使東中部方言（尤其是受教育階層的倫敦方言）成為英格蘭普遍接受的通用語；通用辭彙的選擇與一致認同的英語發音，已經成為標準英語的首要問題。喬治·普頓漢（George Puttenham）《詩藝》（*The Art of English Poesy*, 1589）宣稱，應該接受宮廷的日常語言，以及倫敦語言和毗鄰倫敦各郡 60 英里以內的語言，而且不必更遠。<sup>34</sup> 伊莉莎白時期，眾多詩人和作家來到並定居倫敦，使用倫敦語言寫作，他們加速倫敦英語成為文學語言。以戲劇為例，一些劇作家如：Thomas Campion, Michael Drayton, George Ferrers, George Gascoigne, Stephen Gosson, Robert Greene, Richard Hathway, William Haughton, John Lyly, Christopher Marlowe, Thomas Nashe, Henry Porter and William Shakespeare）紛紛從外省（包括牛津、劍橋）來到倫敦定居並在倫敦各劇場表演；別的劇作家如：John Heywood, Jasper Heywood, Ben Jonson, Thomas Kyd, Thomas Lodge, Anthony Munday and George Peele 則出生於倫敦，並長期在倫敦舞臺上演出。

早期現代英語是英格蘭單語化社會轉型的結果，雖然都鐸王朝時期（1485-1603 年），大多數倫敦市民日常使用新拉丁語、早期現代法語和早期現代英語等多種語言。從古英語（OE）到中古英語（ME）、標準英語（SE），是一個跨時代的語言變化過程。作為一種「混合方言」，倫敦方言存在於中古「方言時期」，甚至可以稱之為不列顛「諾曼語」。規範化與標準化往往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宮廷、法院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書面英語的標準化，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上層普遍遵循中古拉丁語的普遍標準，而城市中產階級也樂於追隨這樣的標準。即使英語書寫依然流行手寫／手抄形式，1476 年以來活字印刷極大地促進了倫敦方言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尤其是印刷的宗教文獻對城市平民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托尼·貝克斯（Tony Bex），理查·瓦茲（Richard J. Watts）《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 The Widening Debate*）

<sup>33</sup> Terttu Nevalainen,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Modern Englis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sup>34</sup> George Puttenham, *The Art of English Poes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9.

寫道：「……標準英語和書面文獻之間的平衡有著十五世紀倫敦印刷術發展的歷史根源，標準英語的增長和發展不應該孤立於社會、文化、技術和政治權力的物質基礎之外。」<sup>35</sup> 十四世紀後期，喬叟採用倫敦方言作為文學語言，表明幾近成熟的倫敦方言已經成為英格蘭王國的優雅語言，「混合式」中古英語最終走到了它的盡頭，開啟了早期現代英語的時代。

### 三、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倫敦方言

英格蘭的文藝復興時期，倫敦作為王國的都城，古典的教育加劇了倫敦居民的社會階級分層，也引發了倫敦方言的分化，社會上層更多傾向於優雅英語、文學英語或者標準英語。保拉·布蘭克（Paula Blank）《破碎的英語》（*Broken English*）指出，倫敦英語的精英變體變成社會上通用語言，「這不僅僅是倫敦英語，而是『上流社會』所說的倫敦英語。」<sup>36</sup> 在莎士比亞早期戲劇中，倫敦方言係指 1564-1616 年倫敦的普通居民或者來自外地的人們日常使用的英格蘭東中部地區方言，這是一種尚未規範化與標準化的城市方言。莎士比亞戲劇中包含的倫敦方言包括語音、方言詞語（新詞、俚語／俗語、常用語、行話／暗語等）、句式與語法等方面。

#### （一）、倫敦腔和倫敦土話

首先談談英語發音的倫敦腔（London accent），和倫敦土話（Cockney）；前者與牛津腔（Oxford accent）相對而言，後者與標準英語（SE）相對而言。相對於日益追求規範化／標準化的現代英語來說，莎士比亞時期的倫敦人所講的方言在後來被稱為“Cockney”。倫敦土話和喬叟的優雅的倫敦方言（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主要來自老倫敦城。此外，“Cockney”一詞可能部分暗示源源不斷來到東區老倫敦城的法國移民以及他們機智且浮誇的語言風格。

除開不再使用的陳舊詞，一個詞語的語義總是在拓展與演變。Cocknay/Cockney（cocks' eggs）是一個中古英語詞語，1362 年朗格蘭《農夫皮爾斯》（A. vii. 272）最

<sup>35</sup> Tony Bex, Richard J. Watts, *Standard English: The Widening Debat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66.

<sup>36</sup> Paula Blank, *Broken English: Dialect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Renaissance Writing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7.

早使用了該詞。這個由“coken + ey, ay”合成詞語的基本語義是「外形怪異的禽蛋」，含嘲諷的貶義；引申指嬌慣寵溺的孩子，有時也指神經質的、過分講究的、隨性恣意的或易受影響的女人；1520 年羅拔·惠廷頓（Robert Whittington, *Vulgaria*. 39）首次使用了其引申義「敏感溫柔的城裏人」；1600 年塞繆爾·羅蘭茲（Samuel Rowlands）於“*The Letting of Humours Blood in the Head-Vaine*. iv. 65”首次指稱「倫敦人」，即聽到聖保羅大教堂的大寶鐘（Bowe bell）的老倫敦城市民；1890 年安德魯·圖爾（Andrew W. Tuer）於“*Thenks Awf’lly Sketched in Cockney and Hung on Twelve Pegs*. viii”首次指稱「倫敦方言」。莎士比亞 2 次提到了「〔矯揉造作的〕城裏人“Cockneys”，有明顯的嘲諷意味。例如：《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IV. i. 15.）寫道「我擔心這個大笨蛋，世界，將表明他是一個城裏人。」（I am affraid this great lubber the World will proue a Cockney.）；《李爾王》（*King Lear*. II, iv. 123.）寫道「叫吧，大爺，就像城裏人對待鰻魚那樣。」（Cry to it Nunckle, as the Cockney did to the Eeles.）

每個作家（詩人）都有自己的詞語總量，這些詞語的使用甚至具有個性化的標誌。不列顛方言在莎士比亞語言中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顯著現象，莎士比亞戲劇中包含了少量的沃裏克方言和倫敦方言。賽斯·瑞勒（Seth Lerer）《英語史》（*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承認莎士比亞英語與欽定版聖經英語是一種文學的英語方言（English literary vernacular），「莎士比亞利用他不斷增長的辭彙資源，明顯增加了文學英語的辭彙基礎。他的很多詞語來自商業和貿易，很多是新創造的。同樣，我們在莎士比亞的詩歌和戲劇中經常看到隱喻或比喻使用具有技藝意義的詞語。」<sup>37</sup>

## （二）、倫敦地名作為特殊的倫敦方言

倫敦地名作為特殊的倫敦方言，經常出現在英格蘭的文藝復興戲劇中。首先談談作為十六世紀方言形式的倫敦地名，除開倫敦塔、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最高法院等之外，大多數倫敦地名與普通的城市貧民與外來人的生活及其活動場所相關。達里爾·格蘭特利（Darryll Grantley）《早期現代英語戲劇中的倫敦》（*London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Drama*）認為，1576 年之前一些的幕間劇中已經提到倫敦的地名，而後在各商業劇院演出的戲劇越來越多地使用倫敦作為背景，例如：Wilson’s *The Three Ladies of London* (c. 1581), *The Three Lords and Three Ladies of London* (1588-

<sup>37</sup> Seth Lerer,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irginia: The Teaching Company, 2008), 91.



1590), Greene's and Lodge's *A Looking Glass for London and England* (1588), Thomas Heywood's *The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 (Rose, 1594), *A Larum for London* (anon., Rose, 1599), *The Fair Maid of the Exchange* (anon., 1598), *Day's The Blind Beggar of Bednall Green* (Rose, 1600), *Grim the Collier of Croydon* (anon., 1600), 這些部分或者完全以倫敦為背景的戲劇共計 20 多部。<sup>38</sup> 菲力斯·謝林 (Felix Emmanuel Schelling) 〈論倫敦戲劇〉 (*On London Plays*) 認為, 即使許多伊莉莎白時期戲劇諷刺了倫敦的城市生活, 而不是由衷的讚美, 倫敦城幾乎是逐條街道、逐個街區在戲劇舞臺上作出儀式性的表現, 例如《便宜坊鄰街的貞潔女僕》 (*A Chaste Maid in Cheapside*)、《芬教堂街的跛子》 (*The Cripple of Fenchurch Street*)、《比林斯碼頭的老闆》 (*The Boss of Billingsgate*)、《盧德碼頭的戀人》 (*The Lovers of Ludgate*)、《舢碼頭的惡魔》 (*The Devil of Dowgate*)、《新碼頭的黑狗》 (*The Black Dog of Newgate*), 威斯敏斯特、克羅伊登、莫特萊克和霍格斯頓的鄰近地區也沒有被遺忘。<sup>39</sup> 威廉·馬修 (William Matthews) 《倫敦方言的過去與現在》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認為, 伊莉莎白時期和雅各布時期歷史劇 (The history or chronicle play) 更多敘述了英格蘭故事和傳統, 也更關注了倫敦和倫敦人; 戲劇中的倫敦方言對白, 以及當時倫敦人以口語風格寫下的文獻, 有助於我們瞭解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倫敦方言。<sup>40</sup>

莎士比亞戲劇中以不列顛為背景的包括: 悲劇《李爾王》 (*King Lear*)、《麥克白斯》 (*Macbeth*)、《辛白林》; 以及 10 齣歷史劇, 即《約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第一、二部, 《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第一、二、三部, 《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在諾曼第王朝、安茹王朝、金雀花王朝時期, 倫敦一直都是英格蘭的重要城市, 並成為都城/大都市。幾乎所有莎士比亞的歷史劇都寫到了倫敦, 描述倫敦較詳細的主要包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莎士比亞在戲劇中反復提到倫敦。尤金·修馬克 (Eugene F. Shewmaker) 《莎士比亞的語言》 (*Shakespeare's Language*) 列舉了莎士比亞戲劇中 40 個倫敦地名, 除了 London (Lud's town), Tower of London 之外, 還有 Baynard's Castle, Bedlam, Black-Friars, Bucklersbury, Cheapside,

<sup>38</sup> Darryll Grantley, *London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Drama: Represent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8), 52.

<sup>39</sup> Felix Emmanuel Schelling, *Elizabethan Drama, 1558 1642: A History of The Drama in England*,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3.

<sup>40</sup> William Matthews,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ialect of Lond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2.

Chertsey, Crosby Place, Eastcheap, Eltham, Ely House, Finsbury, the Fleet, Guildhall, Holborn, Inns of Court, London Stone, Lynn, Marshalsea, Mile-End Green, Moor-ditch, Moorfields, Newgate, Parish-garden, St. Paul's Cathedral, Pickt-hatch, Pie Corner, Saint George's Field, Savoy, Smithfield, Southwark, Strand, Temple Garden, tilt-yard, Turnbull Street, Tuthill Fields, Tyburn, Whitefriars, White Hart。<sup>41</sup>

### (三)、倫敦中下階層的語言作為方言

莎士比亞對倫敦中下階層的語言是十分熟悉的，莎士比亞的非標準英語就是屬於早期現代英語。即使倫敦作為首都是重要的，莎士比亞戲劇卻沒有給這個大都市特別突出的地位，他對倫敦人的處理最能體現在《亨利四世 第二部》和《亨利五世》中的「快嘴桂嫂」(Mistress Quickly)，她只有很少的倫敦方言的對白，儘管與倫敦慣用禮貌言語的規範有所不同，她的快言快語是極其自然的，與別的倫敦人物的表現一致。

威廉·馬修認為倫敦方言表現在言語行為方式 (mannerisms)、市井俚語、方言詞語、發音和語法等方面。在莎士比亞戲劇中，大多數下層社會人物都可能扮演倫敦人 (Cockneys) 的角色。喜劇《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中的治安巡查員多格貝利 (Dogberry) 和維吉斯 (Verges)，《一報還一報》(*Measure for Measure*) 中欸爾伯 (Elbow) 弗羅斯 (Froth) 更接近於成為傳統的倫敦人，他們像倫敦市民一樣「雅致地」說話。《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 中的保姆有許多與「快嘴桂嫂」相同的說話技巧；在《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 開場中的普通市民所說的雙關語與隱晦言語，看來像似倫敦戲劇中的平民；《哈姆雷特》(*Hamlet*) 中的掘墓人有像倫敦人對拉丁話題的過度偏愛；《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中的器作匠也像多格貝利和維吉斯一樣；《第十二夜》中的費斯特 (Fest) 也看似倫敦人。「甚至倫敦方言中的雙重比較級和最高級“worser, more worser, most impudentest”等，都可以在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中發現。令人討厭的倫敦方言常用的多重否定，在喬叟、阿夏姆、莎士比亞和波普的使用中也得到了確認。」<sup>42</sup>

<sup>41</sup> Eugene F. Shewmaker, *Shakespeare's Language: A Glossary of Unfamiliar Words in His Plays and Poems*, 2nd Edi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Library, 2008), 42.

<sup>42</sup> William Matthews,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ialect of Lond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39.

由於倫敦語言的複雜特性和對倫敦方言的誤解，在約瑟夫·賴特(Joseph Wright.)《英語方言詞典》(*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中倫敦方言僅由偶爾出現的注釋表示。<sup>43</sup> 莎士比亞戲劇中的“much ado, a-weary”是一種倫敦方言的用法，用“learn, remember, anger”替代“teach, remind, to make angry”即是一種倫敦方言的用法。<sup>44</sup> 《如願》(*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II, v, 36-37)中使用了倫敦俚語“You haue made shift to run into't, bootes and/ spurres and all: like him that leapt into the Custard”；《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III, i, 136)採用了一句泰晤士河船工的口頭語“Ol. There lies your way, due West./ Vio. Then Westward hoe”；莎士比亞往往使用一些倫敦俚語或者性暗語，如：“goose, windmill, huswife”指倫敦妓女，《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 V, x, 55)“Some galled goose of Winchester would hiss.”《亨利四世 第二部》(*Henry IV, Part 2*, III, ii, 189-190)“O sir Iohn, do you remember since we lay all night/ in the windmil in saint Georges field?”《亨利四世 第二部》(*Henry IV, Part 2*, III, ii, 310-312)“and sung those tunes to the ouer-schutcht huswiues, that he heard the Car-men whistle.”<sup>45</sup> 塞繆爾·佩基(Samuel Pegge)《英語趣話》(*Anecdot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指出，莎士比亞常用詞“Lesser, worser”，是倫敦話俗語；《理查三世》(*Richard III*, III, 4)“Can lesser hide his loue, or hate, then hee.”；《李爾王》(*King Lear*, IV, 6)“Let thy worser spirit tempt me again.”；《亨利六世 第一部》(*King Henry VI. Part I*, V, 4)“Chang'd to a worser shape thou canst not be.”“gone happy”也是倫敦方言；《雅典的泰門》(*Timon of Athens*, I, 2)“He is gone happy, and has left me rich.”<sup>46</sup>

#### (四)、莎士比亞所使用的倫敦方言作為新詞

莎士比亞使用倫敦方言的新詞“misbecome”，可見於《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Haue misbecom'd our oathes and grauties.”《亨利四世 第二部》(*Henry IV. Part II*, V, 2)“What I haue done, that misbecame my place. In this I'll be impartiall; I am not partiall to infringe our Lawes; Mowbray, impartiall are our eyes and eares”; “blend”源自

<sup>43</sup> Joseph Wright, *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Vol. 1, (London: Henry Frowde, 1898), 1.

<sup>44</sup> Matthews,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ialect of London*, 129.

<sup>45</sup> Gordon Williams, *Shakespeare's Sexual Language: A Glossar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143.

<sup>46</sup> Samuel Pegge, *Anecdot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J. B. Nicholos and Son, 1844), 89.

古英語北部方言強動詞“blendan”，莎士比亞分別使用“blended”，“blent”，“blent”是倫敦方言的新詞，其發音避免“blended”不悅耳的現象。《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 III, 2）“Where euery something being blent together”；《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I, 5）“Tis beauty truly blent.” N. F. 布萊克（Norman Francis Blake）《莎士比亞的非標準英語》（*Shakespeare's non-standard English*）認為，非標準英語是一種非正式化的語言，且原則上應該可供所有人使用的英語語言。布萊克的詞典幾乎排除了英格蘭地域方言（regional vocabulary）和外來詞（foreign words），因而也不包含倫敦方言詞語，僅列舉了數個直接與倫敦語言相關的英語詞語：（1）“Fulham”（false dice, loaded to produce the required number: for gourd, and Fullam holds,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1.3.80, Pistol），是產生於 1550 年前後的倫敦新詞，（2）“Picked-hatch”（an unsavoury area in London, but also a humorous suggestion that the pickpockets,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2.2.19, Falstaff），“hatch”是一個古英語詞語。（3）“ale-house”（pub, *Henry V* 3.2.12, Boy），“ale”是一個古英語詞語，莎士比亞多次提到了倫敦的「小酒館」，（4）“shot”（payment,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2.5.7-9, Speed; *The First Part of Henry IV* 5.3.30-1, Falstaff），是一個古英語詞語，莎士比亞多次提到了倫敦小酒館的「少量飲料（酒）」及其帳單，（5）“press forth”（to enrol in the army, *The Third Part of Henry VI* 2.5.64, Son），“press”是喬叟曾使用過的中古英語詞語。（6）“statute-cap”（better wits haue worne plaine statute Caps. *Love's Labor's Lost*, V, ii, 281）是倫敦學徒必戴的羊毛氈帽。<sup>47</sup>

早期現代英語是一種以倫敦城市方言為基礎的、傾向於規範化、標準化的「混合方言」，也是最通行的民族語言。區分早期現代英語與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倫敦方言，是一份無法完成的工作，因此無法劃分倫敦方言更為清晰的類別。莎士比亞往往利用特徵鮮明的地域方言來獲得喜劇性效果，他在戲劇中常常使用巴洛克的、機智的（wit）、優雅體的（euphuism）上層社會語言風格，他可能對倫敦方言在早期現代英語轉型中的分化有足夠的瞭解。與古典的、嚴謹的、雅致的貴族語言不同，傻子／職業小丑／弄臣往往表現出過度的機智。<sup>48</sup> 與外省的鄉下人使用地域方言近似，倫敦城的中下層人物較多表現出「倫敦土話」，甚至直接採用倫敦的市井俚語，也包括

<sup>47</sup> Norman Francis Blake, *Shakespeare's non-standard English: A Dictionary of His Informal Language*, (London: Thoemmes Continuum, 2004), 28.

<sup>48</sup> Frederick B. Warde, *The Fools of Shakespear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Wit, Wisdom and Personalities*, (New York: McBride, Nast & Company, 1913), 76, 163.

來自中下層社會的「新詞」。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倫敦是與歐洲大陸聯繫密切的國際性大都市，多語種文化依然是明顯的，古典文化的復興在英語教育中佔有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活生生的倫敦方言在這一多語種文化中，無疑是被看作喜劇性的語用效果，「倫敦土話」自身就帶有嘲諷的意味。

#### 四、結語

錯綜複雜的英語史總是伴隨著語言身演變和人為力量的介入二者之間的無休止的爭鬥。人們不應低估國家中心化以及倫敦所處的主導地位，倫敦是英格蘭王國的都城，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大都市，倫敦表現出良好的教育狀況。多語言環境可能表現出「活著的語言卻雜亂無章」(in the boundless chaos of a living speech) (見塞繆爾·詹森 (Samuel Johnson) 《詞典·序言》(*Preface to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另一方面是英語標準化，即十五世紀以來由眾多學者致力於規範化所創造的語言變體。

莎士比亞是從埃文河畔的斯特拉斯福特來到倫敦的外來移民，在他的戲劇中主要是劇場觀眾一致接受的早期現代英語，他有意避免顯著的地區方言（例如西中部地區的沃裏克方言等）。在莎士比亞戲劇中基本上放棄英、法雙語兼用立場，法語被看作一種來自歐洲大陸的外語，英語是英格蘭唯一的民族語言。在現代英語內部，以倫敦為代表的中部地區方言在眾多不列顛方言中佔有主導性的地位，現代印刷技術促進了這一語言演變傾向，喬叟的語言、英譯聖經語言的傳統因為活字印刷術而被強調。莎士比亞顯然接受中部地區方言和一些北部地區方言，還包括少量古英語的方言詞語，再現早期現代英語作為混雜語言的特徵。

## 徵引書目

- [1] Edmondson, Paul, Wells, Stanley. *The Shakespeare Circle: An Alternative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 Potter, Lois.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 [3] Greenblatt, Stephen.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2014.
- [4] Schoenbaum, Samuel. *Shakespear's Lives*, Ne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Bede, Beda Venerabi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The Greater Chronicle; Letter to Egb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Moberl, Charles E. ed., *The Commentaries of C. Julius Caesar: The Civil War*, London: Nabu Press, 2009.
- [7] *Nennius. History of The Britons (Historia Brittonum)*, trans. by J. A. Giles, London: John and Arthur Arch, 1819.
- [8] Geoffrey of Monmouth, Thorpe, Lewis.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London: Penguin, 1969.
- [9] Ellis, Henry ed.,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From an Early Translation; Preserved Among the Mss of the Old Royal Library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1, London: John Bowyer Nichols, 1846.
- [10] Stow, John. *Survey of London Contayning the Originall, Antiquity, Increase, Moderne Estate, and Description or That, Citie,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Lon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 [11] Lydgate, John. *The Serpent of Divi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 [12] Grafton, Richard. *Chronicle, or History of England To Which Is Added His Table of the Bailiffs, Sheriffs, and Mayors, of the City of London, From the Year 1189, to 1558, Inclusive*, Vol. 1, London: J. Johnson, 1809.
- [13] Hobsbawm, Eric, Ranger, Terence.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4] Fisher, John H.. *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 English*,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 [15] Görlach, Manfred. *Introduction to Early Moder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6] Crystal, David. *The Stories of English*,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4.
- [17] Wright, Laura ed., *The Multilingual Origins of Standard English*,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2020.
- [18] Hitchings, Henry. *The Language Wars: A History of Proper Englis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 [19] Hickey, Raymond ed., *Varieties of English in Writing: The Written Word as Linguistic Evide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20] Haugen, Einar Ingval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21] Pillière, Linda, Andrieu, Wilfrid, Kerfelec, Valérie, Lewis, Diana. *Standardising English: Norms and Margi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2] Milroy, James, Milroy, Lesley. *Authority in Language: Investigating Standard English*, 3r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23] Joseph, John Earl. *Eloquence and Power: The Rise of Language Standards and Standard Language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 [24] Burridge, Kate. *Weeds in the Garden of Words: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Tangled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5] Smith, Jeremy. *An Historical Study of English: Function, Form and Chan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26] Strang, Barbara M. H.. *A History of English*.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0.
- [27] Wright, Laura ed.,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 English, 1300-1800: Theories, Descriptions, Confli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8] Bucholz, Robert O., Key, Newton. *Early Modern England 1485-1714: A Narrative Histo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4.

- 
- [29] Johnson, Keith. *The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 An Activity-based Introduction to Early,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30] Freeborn, Dennis.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A Course Book in Language Variations Across Ti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 [31] Lass, Rog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476-1776*,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2] Burnley, David. *The Language of Chauc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3.
- [33] Nevalainen, Terttu.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Modern Englis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4] Puttenham, George. *The Art of English Poes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5] Bex, Tony, Watts, Richard J.. *Standard English: The Widening Debat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36] Blank, Paula. *Broken English: Dialect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Renaissance Writing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37] Lerer, Seth.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irginia: The Teaching Company, 2008.
- [38] Grantley, Darryll. *London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Drama: Represent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39] Schelling, Felix Emmanuel. *Elizabethan Drama, 1558-1642: A History Of The Drama In England*,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 [40] Matthews, William.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ialect of Lond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41] Shewmaker, Eugene F.. *Shakespeare's Language: A Glossary of Unfamiliar Words in His Plays and Poems*, 2nd Edi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Library, 2008.
- [42] Matthews, William. *Cockney Past and Pres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ialect of Lond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43] Wright, Joseph. *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vol. 1, London: Henry Frowde, 1898.
- [44] Williams, Gordon. *Shakespeare's Sexual Language: A glossar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 [45] Pegge, Samuel. *Anecdot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J. B. Nicholos and Son, 1844.
- [46] Blake, Norman Francis. *Shakespeare's non-standard English : A Dictionary of his Informal Language*, London: Thoemmes Continuum, 2004.
- [47] Warde, Frederick B.. *The Fools of Shakespear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Wit, Wisdom and Personalities*, New York: McBride, Nast & Company, 1913.

作者簡介：

彭建華，文學博士，福建師範大學（Fujian Normal University）文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歐洲文學研究、翻譯研究，1999-2022 年發表學術論文 100 篇，已出版《現代中國的法國文學接受》《現代中國作家與法國文學》《文學翻譯論集》《梵語佛經漢譯的傳統》《當代比較文學》《歐洲文學經典及其經典化》專著 6 種。在研課題：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課題「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研究」（18BWW082）。

通訊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上三路 8 號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通訊電郵：fennuyulin@sina.com